



美丽的年

◎钱雪冰

这张脸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古老
有个简单的名字
年

风霜雪雨
阻挡不了他赴约的承诺

当他于地平线尽头
隐隐现身
日子因为长舒一口气
美丽无比

腊月滋味

◎陈健全

“冬腊风腌，蓄以御冬。”进了腊月，吾乡如皋约定俗的第一桩事，就是灌香肠。尽管如皋肉联厂出品的香肠呱呱叫，系省优、部优名特产品，但大家还是觉得自家灌的好。这其中，大抵饱含的是一种过年的仪式感吧。

小时候，离家不远的新生路上，菜市场西首的一片肉案前，总是顾客盈门。如若灌香肠，当以猪坐墩肉为最佳，前夹肉次之。这在于坐墩精肉多肥肉少，肥、瘦肉比差不多为2比8，如是灌的香肠既好看又好吃。然而，坐墩肉抢手得很，如果去迟了，那么就只能徒手而归，得改日蒙蒙亮迎着冷冽的风再去。

买的坐墩肉清清爽爽，到家也不必洗，如是“原肉”更易保质、调味。妈妈卷袖上厨，围腰一套，衣袖套一戴，只将整块猪肉用热毛巾揩一下，便在砧板上剔骨、片猪皮，把肉切成指头大小的粒子。接着，将肉倒入一口钢精盆子，撒精盐、白糖，掺葱姜汁，倒些陈年的“如皋大曲”，拌和好后，倒扣一个搪瓷面盆在其上，腌制一两个钟头过后，才动手灌香肠。

那时人家尚无电动灌肠机，单凭一只白铁皮的过漏，全手工灌制香肠。肠衣套在过漏上，一边抓肉块不停地朝里灌、一边接住肠子，不时挤挤紧实。肠衣灌满了，就以棉线扎紧两头，弯成U形。如此，接二连三，一根根油光闪亮的香肠以竹竿串着，挂到通风处晾晒。起初，还得用缝衣针把肠衣表面上的气泡戳破，不然，晾晒时肠衣可能会爆裂。

从此，冬日的暖阳下，招摇着的香肠闪着油油的光，连日子也沾了喜气洋洋的光芒。岁月沉淀的醇厚味道，除了灌香肠、腌鱼、腌咸肉、腌猪舌等之外，最巴望的，要数风鸡。

散养的芦花鸡，杀了、沥干血，不拔鸡毛，也不必开膛破肚，而是在其翅膀下方开刀，从里面掏出内脏，

用干净布头伸进去擦掉血污，在鸡肚子内、表皮上细细抹擦炒制过的粗盐、花椒、茴香、八角等等。而后，把鸡头扭过来塞进所开的洞里，用绳子紧紧扎实鸡翅、鸡腿，挂在结满冰凌的屋檐下。从冬至，经小寒、大寒，数九下来，其渐风干。

犹记三十夜烹制风鸡，外面北风呼号，而厨房内烟火腾腾，灶下柴火熊熊，一口大铁锅蒸汽袅袅，满屋生香，风味殊异。大人从竹蒸笼上捞起风鸡，切开，手撕鸡肉装盘。对着一脸馋相的我们，大人忍不住往我们嘴里塞一块。风鸡肉的口感，紧韧醇厚，越嚼越香，就连下咽后，仍能感到那层层递进的腊香。风鸡的无上风味，实在令人难忘。

喜出望外的是，就在年前，在南通非遗嘉年华遇见高邮风鸡，不由分说，立马下手——好想你呀，有三十多年，没有享用这款美味了。

腊月二十四，掸尘、送灶之后，就要做炒米糖啦。

大人从米桶里舀两罐大米，倒入平时上粮站买米的一口布袋子，再掏出一角钱，便派给我等细伢上街爆炒米。尽管知道不免排队，但总是爽快答应，小鸟似的飞往街上。盖因中山钟楼西侧墙根的一溜儿爆米花摊位，热潮汹涌，轰鸣不息，置身其中，其乐无穷。

摊位前以一个个布袋子、竹篮子排队，队伍再长，一点儿也不心焦。只见爆炒米的老师傅坐在小凳上，右手呼呼拉着风箱，左手滴滴溜溜摇锅炉。黑黝黝的锅炉平行支在铁架子上，上面的盖子连着一个圈环，圈环边缘附有手摇的手柄，盖子中间还安着一个压力表，一下子使这个行当有了“高科技”的含量。摇着摇着，老师傅倏忽起身，将炉子套入麻袋口，那只麻袋也是乌漆墨黑的，他单腿踏住炉身，一只手操起尺把长的铁管子，套住手柄一掀，“嘭——”。须臾，一股气浪裹挟着炒

米向麻袋的腹部直扑而去。接着，他拎起麻袋的底部两角，一抖，白花花的炒米哗啦啦出现在大竹匾里，膨胀的能装大半布袋。这时，顺带的福利是，边装口袋边直往嘴巴里捂。

至于做炒米糖必备的糖稀，则是到通城巷的糖果厂门市部买现成的，但仍要排队。据说，熬一锅糖稀，得费时数小时。一边等、一边看，原来是用麦芽糖在大铁锅里一点点地熬煮，其间撇去泛起的渣滓，以文火慢慢熬。待到浓稠时，师傅脱掉棉衣，卷起袖管，双手握着铲子，在铁锅里搅拌腾挪，翻滚的一汪浆水“咕噜噜”直冒气泡，黄亮亮的糖水渐成糖浆，又成蜜似的糖稀。

滴水成冰的夜晚，钢盅锅盛着的糖稀到家，方才几分钟，糖稀就冷却成膏状了。灶头，倒入火舌直舔的大铁锅，并加勺脂油，复锅加热。熬着熬着，看火候差不多了，以筷子头蘸点儿糖稀，往高处一扬，若能扯出丝来，那表明恰到好处。妈妈立即挥铲上阵，将炒米与之掺和，同时均匀地撒上斩得密细的橘子皮，继而团成一个篮球大小的米糖球。

这时，即便平素远庖厨的爸爸也出场了，将热乎乎的米糖球倒在了一个抹了油的托盘里，趁热，双手使劲挤压，压得平整，再倒出来。妈妈随即用一把菜刀切条、切块，香甜酥脆的炒米糖就算大功告成。

切得齐整的炒米糖，一块块封入铁皮饼干罐子，留作正月里待客的茶食；而品相不太规则的，当即派发，我们也欢喜得不得了，慢慢吃——从前寡淡的岁月就是这样一点点省着过来的。如今回顾往昔，似不觉得多苦——因为彼时容易满足，尤其掰着指头过年特有盼头，所以有滋有味。

此外，还有做鱼圆、跑油肉、扒红蹄等等。这些味道在我的味蕾中已然凝结，在后半生的路上永不退化，任凭想起，都那么耐人寻味。

静静的乡村

◎宋继高



这两天，在地处如皋西南一隅的乡下，最大的感受就一个字：静！静得出奇，静得异样，静得让人有点儿心慌。

在过往几十年的记忆中，乡村的初一、初二乃至初五之前，都是最最闹猛的日子，许多传统的习俗都会在这几天中充分体现出来：打留话的（一种乡村快板书的样式）、舞龙灯的、送高香的、送财神的，络绎不绝。至于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动、拜年、访问，探访问候长辈，更是忙得不亦乐乎。祝福声、问好声、吉利话，不绝于耳。还有那些听惯了的鞭炮，天空闪烁的龙灯，如皋西乡板鹞高手们最爱的风筝，日夜都在天上歌唱，传统的春节热闹极了。

可是，今年这是怎么啦？门前的大道上，不见人来人往，村后的公路上，也不见车来车去，春节前几天，明明看见有那么多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公务员、企业家、大学生、老师们不是都回来了吗？可这两天，他们都去了哪里了呢？怎么一个人都看不见了？

我忍不住走出家门，走到门前的大路上，树木翠竹环绕的乡村，雨水湿润了脚下的土地，我披着淅淅沥沥的春雨，在村道上慢慢溜达。这雨，像陈年老酒，把整个村庄都灌醉了。

我走向村前的田野，雨中的麦苗儿绿油油的，数不清的水珠儿，挂在麦叶上亮晶晶，像小小的圆圆的水晶灯，挂满整个田野。油菜们正在使劲生长，再过两个月，它就要生儿育女了。还有那蚕豆儿，一嘟噜一嘟噜的，老实巴交地窝在那里默默不语，我知道，别看它现在这么老实，到了它开花的时节，一开，每一朵就是一双眼睛，花儿中间那黑黑圆圆的芯，犹如孩童的眼眸很是灵动。田头清凌凌的小河，那一个静啊，静得人看不见它的流动，明镜一样清澈。无叶的柳树，投在河面上，倒影婆娑，很是有趣。微风吹过，河面忍不住皱起眉头，风一走，又归于平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几十年来，我从未见过这么安静的村庄，从未见过这么安详的故乡。

远处，有一个人走来了。是隔壁村的一个乡邻。我问他去什么地方，他挥挥手中的香说，去给土地公公敬香。他说这话时，沧桑的脸庞上写满真诚。是呀，几千年来，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对土地的虔诚，那是基因中、骨子里的。土地，是我们的母亲，不只是农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敬畏土地。我又问，外面怎么看不见人？他说，都在家里窝着呢。阳了的，要防寒保暖，防复阳；没有阳的，怕感染了中招。其实，他所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只感到惊奇的是，政府没有动员，乡村也没有约定，怎么就这么出奇的一致、这么出奇的自制？这，要多大的自制力、意志力啊！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啊！在大疫面前，在灾难面前，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在这样的中国人民面前，还有什么艰难险阻不能跨越！还有什么凶恶敌人不能战胜！伟大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越发坚强越发自信，不就是源于这种精神吗！